

Y767/11

## 编 辑 说 明

根据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精神，区盟政协文史工作指示。为了保存、抢救海拉尔的文史资料，并推动征集、撰写史料工作开展，海拉尔市政协将1981年来开始征集到的史稿选编出刊了“海拉尔文史资料”第一集。（不定期刊物、内部赠阅）。

这些资料一部份是我们前一辈所掌握的有价值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事实。一部份是各族各界爱国人士所撰写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提供了敌伪时期蒙、汉奸投敌卖国的滔天罪行。一部份是反映敌伪时期的兵役、劳动、剥削压榨的手段。它不是正史但点点滴滴有助于海拉尔写志，有助于出版有关少数民族书籍资料，有助于充实报纸、广播的内容，有助于资料室的文献、档案馆的收藏资料，有助于有关工作的参考。它是给后代子孙以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它是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控诉书、讨伐令。

我市历史悠久，过去各民族共患难，同生死于一望无际，举世闻名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对沙皇的边疆侵略，进行了前仆后继地英勇斗争，给帝俄以无情打击，保卫了边疆。在日寇统治时期，挫败其所谓的“北边镇护”，直至和苏联红军解放东北。这些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是难以谱写的。全国文史会议特别指出要重视收集少数民族的历史资料。在自己撰写有困难，可以组织社会上各方面的写作力量来帮助收集和记录整理。为此我们着重征集和选了这方面的材料。

撰写文史资料要求真实，但由于事迹距时代较远，核对查实，比较困难。作者水平受到局限性难免有错误之处，我们不能以一眚而掩大德。编者水平有限在选编材料过程中缺点错误所在多有。我们诚恳希望各位读者予以批评、指正，俾今后出版的史料，更好地发挥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作用。

王 新

84年2月10日

## 海拉尔文史资料第一集

### 目 录

- 一、内蒙古自治军始末.....**正珠尔扎布** ( 1 )
- 二、巴布扎布事略.....**正珠尔扎布** ( 5 )
- 三、诺门汗战争回忆.....**金永福** ( 8 )
- 四、有关白永胜自取惨死片段见闻.....**苍书勋** ( 22 )
- 五、有关敌伪时期兵役关系一般情况..... ( 25 )
- 六、伪满洲国军第十军管区所属部队投降苏联的经过..... ( 31 )
- 七、满洲里会议点滴.....张福祥根据正珠尔扎布原作整理 ( 34 )
- 八、伪兴安东省警备军之变迁及部份活动情况.....**郭美明** ( 38 )
- 九、有关凌升身世简介(一).....王 新 ( 41 )

# 内蒙自治军始末

## 正珠尔扎布

内蒙自治军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向我东北发动侵略时，在科左后旗和科左中旗一带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勾结日本关东军凭借其帮助，组织匪人，脱离祖国而独立。九一八事变前几年即由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兄弟策划活动，有了基础。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甘珠尔扎布兄弟与日寇互相勾结，把内蒙自治军成立起来。由于军中成份复杂，大小头头者又各怀私心，实际上非但没有达到内蒙独立的目的，反而帮助了日寇侵略东北的军事行动，并给东北和东部蒙古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造成了祸国殃民的罪行。我现在以剧中主角之一员的身份，追述往事当所自责，更重要的是过去封建军阀统治时代，民族间的摩擦倾轧情况，从内蒙自治军的策划独立，也可见一斑，同时，内蒙自治军又为伪满兴安军的前身，其始末更可供修史者参考，至于错误和遗漏之处，希熟悉当地情况的读者加以指正。

一、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早在日本留学时已经同日本的极右团体，如黑龙会、大化会、爱之王国社等；对日本军政要人等，如山本条太郎、烟俊六、松井石根、木义尔宫、间院宫等其他参谋本部陆军省，少壮将校都有密切的来往。

1927年和1928年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相继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和炮兵科，回到旅大后，策划蒙古独立的秘密活动便积极开始了。即与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烟莫太中将。（正珠尔扎布早在日本留学时很熟悉，他当时是少将陆军省军务局长，和他的长子烟莫一是同期生）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参谋石原宝尔中佐等人接洽，陈述蒙古民族受汉族军阀的种种压迫欺侮，恳求日本帮助蒙古独立。烟司令官等表示非常同情蒙古民族的落后和压迫的处境，答应有朝一日一定帮助蒙古独立的“伟大事业”，他们赞扬我们的“雄图”说：蒙古民族和大和民族是同种是兄弟般的关系，应该携起手来，特别是你们，你们的父亲巴布扎布将军生前也致力于蒙古的独立事业，应当继承父志，你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好好努力吧。关东军部并设宴招待我们，几次接洽，我们和关东军的关系日驱密切。一些参谋如花谷坡内等都成了密友。这样九一八以前我们早就打下了背叛祖国成立内蒙自治军的基础。

二、与日本关东军接洽，一方面联络蒙古土匪天红（名金晶，苏鲁克人有一百多名胡匪），合谋蒙古独立的事，天红来大连住了些日子表示参加，后来甘珠尔扎布带着妻子（满清肃亲王第十四女日寇浪人川岛浪速的养女川岛芳于汉名叫金壁辉）到了西科中旗（图什业图旗）王府，秘密训练王府的军队，一面联络蒙古各地要人，动员图什业图表王业喜海顺参加蒙古独立运动（甘珠尔扎布与业喜海顺是通过他们俩的妻子加以联系，即业喜海顺的妻子是肃亲王妹妹）甘珠尔扎布由图什业图旗回来就正式与金壁辉离婚了。

正珠尔扎布则利用日寇侵略我国的大本营“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的特务组织“郑家屯满铁公所”研究蒙古事情，一面联络拉拢蒙古有势力的人物（因为正珠尔扎布幼小离开蒙

古，不懂蒙古的一切事情）如莫力庙活佛阿旺图布丹，阿尔科尔沁齐勒贡温都尔王阳仓扎布爱根庙沙布冷喇嘛。

三、1931年日寇制造了柳条沟铁道爆破事件，九一八事变爆发发动了侵略我东北和东部内蒙古的战斗。但是当时日本关东军的兵力只有一个师团和铁道守备队，兵力缺少，很需要组织伪军汉奸部队为之效劳。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部即夜由旅顺移驻沈阳东洋拓殖会社办公大楼，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幸灾乐祸，欣喜雀跃地赶忙跑到奉天，住在“满铁”附属地万国旅社，开始了蒙古独立的具体活动，一面招集腾续文（哈丰阿）等蒙旗师范学生和其他青年研究，一方面到关东军部见了本庄繁司令官，三宅光治参谋长板垣参谋等要求发给枪炮子弹。

甘珠尔扎布到关东军要求枪炮子弹，板垣参谋问了我们蒙古独立的计划后答应给我们步枪三千支，东北兵工厂制造的79大盖并子弹二十万发。

四、我们的蒙古独立打算是：由科右后旗，经过科右中旗，占领通辽县整顿部队，再往北经过高力板，科右中旗到兴安岭索嘎勒吉山会合郭道甫的部队，以后再做商议下一步的打算。当时没有具体的蒙古独立计划，只有组织蒙古独立军（后改为蒙古自治军）的计划，认为首先有了武力就好办的思想。

在万国旅社甘珠尔扎布、腾续文、张洪俊、朝凤林、李有同（柯思根）等蒙古青年三十多名开会商量决定了蒙古独立军的组织和招集东科后旗统领包善一（额尔敦毕力克）和东科中旗的韩色旺协理。他们俩答应只要有武器就参加蒙古独立军。又派苏鲁克旗人宋福山向盘踞在通辽一带的胡匪天红、高山联络，叫他们参加蒙古独立军，也得到赞同。

蒙古独立军司令部的编制人员如下：

司令：甘珠尔扎布

参谋长：萨嘎拉扎布（郑凤翔）巴林右旗人，日本“满铁”育成学校毕业。

秘书长：腾续文（哈丰阿）科左中旗人蒙旗师范学校学生。

付官长：朝凤翔、科左中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还设置宣传、军械等八大处，正珠尔扎布担任了最重要的后方联络，即与关东军联络的任务。关东军部还给我们司令部派来一名顾问这人名叫和田劲，是退伍中尉，早在奉天从事特务活动的日寇浪人。

五、甘珠尔扎布由关东军要了武器，但是实际在蒙古地方没有直接指挥的军队，只有在奉天集合来的三、四十名青年学生，这样无法领运武器。此时包善一有二百上下的该旗军队，韩色旺在旗下招募了土匪约二百人。甘珠尔扎布唯一指望着天红、高山等部，土匪二百来人归其指挥（主要都是苏鲁克旗人），还有甘珠尔扎布的远亲等。

我们与关东军联络好以后，计划把武器由奉天经过四平、郑家屯运到大蒿子包善一家。这时在蒙旗各地谣言纷起，土匪横行，由火车运武器是一个很艰巨的事情，不多日子（十月初？）关东军把三千支步枪和二十万发子弹运到了平齐线一棵树车站，这站是离包善一家最近的一个小站，人烟稀少，卸运武器是比较方便的，利用夜间，用包善一强征来的车马，甘珠尔扎布亲自指挥包善一的军队和学生队，全部安全地运到了大蒿子。在这儿把枪和子弹分发给包善一、韩色旺、天红等部队（分配数忘记）以后和田顾问携带着若干箱手榴弹也来到了大蒿子。

我们在大蒿子分完枪弹以后，早在奉天就答应参加蒙古独立运动的包善一，分得多数武器后却坚决不动窝，借口这个那个，不积极活动，我们和争论了一夜，这夜和田顾问兜里揣

着手榴弹与包善一争论，准备包善一不答应的话就要炸死他，在很紧张的气氛下包善一才勉强答应的。

六、包善一不肯痛痛快快地参加蒙古自治军的意思是，一怕日本军撤出东北，二怕中央（国民党）来，据说中央已派来了高专员，三怕丢了自己的庞大财产，所以犹豫不定，看风头骑两头马，表示对日本也好对中央也好的两面态度，根本没有蒙古独立的意思。为了使包善一安心甘珠尔扎布想办法把包善一的全家搬到大连安全地方去居住，这样包善一才恋恋不舍地开始行动，以后看到包善一的行动仍然消极，又把内蒙自治军总司令之职让给他并使之兼第一军司令，就这样还是始终没有积极行动起来，光顾扩张势力，保护他个人的财产。韩色旺呢，他是包善一的亲戚，原来是一个文人，狡猾地看到包善一的气息利用机会捞一把，也是根本没有蒙古独立这样思想。

改编后的蒙古自治军的组织如下：

总司令兼第一军司令：包善一

第二军司令韩色旺

以上两个军各有七、八个团，实际兵力有二千多名。

第三军总司令兼总参谋长：甘珠尔扎布。

团长有高山、那钦双和尔曹巴格都等。

共有七、八个团，其他几个团长的姓名忘记。

炮兵队长：白云航（哈斯巴图尔）喀喇沁旗右旗人，俄国基辅军官学校毕业。

各军团都有蒙旗师范的学生，相当于指导员的地位。

内蒙自治军号称一方，在科左后旗、科左中旗和通辽县一带活动起来，他们多数是临时招集的土匪流氓，根本谈不到有什么军纪风纪，那一带地方的无辜百姓遭受了好几个月的严重灾难。

七、1931年10月中旬，第二军和第三军驻在郑通线大林站一带准备攻击通辽县城，当时驻防通辽县城的是奉天骑兵第三旅。我们攻击以前首先派了博彦满都（宾图旗人，九一八以后，正珠尔扎布由张洪俊的介绍，初次在郑家认识）为首的几名蒙旗学生潜入通辽县城与通辽县当局谈判无条件开城，但是谈判没有成功，结果决定进攻通辽县口，博彦满都无法出县隐藏在一位早认识的女人家隐匿以后逃出了通辽。

进攻通辽的主要是第三军，甘珠尔扎布亲自率领高山的部队和学生队，由西南闯进通辽县城，正珠尔扎布领着十几名由西攻入了通辽县城。和田顾问领着的十来个日寇流氓，乘火车头开进了通辽车站，包善一部队的铁管带等五、六十名深入通辽街中心，他们只顾抢东和抢吃，都被城里守军打死了，守备通辽的第三旅和民团开始反攻，我们互相联络不上，由拂晓打到正午，我们被迫退出跑回大林站。

在攻通辽县的时候，包善一自己没有参加，只派铁管带等五、六十名入城，韩色旺本身和他们部队根本没有参加，正珠尔扎布通过小街集时，韩正那里吃馅饼抽大烟呢。

攻通辽失败以后，包善一、韩色旺二人一心只是想把自己的势力、扩大地盘，发财致富，支字不谈蒙古独立。只有第三军始终抱着蒙古独立的意愿。这样内蒙自治军内部同床异梦，互相猜疑走向瓦解的命运。

八、攻打通辽失败后，和田顾问气忿忿地跑回奉天报告关东军部说：“内蒙自治军完蛋了，什么也不是，都是些土匪，非讨伐不可”和田干脆就不当顾问了，后来他在沈阳组织了

靖安军的伪军。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上奉天到关东军部见板垣参谋说明了内蒙古自治军的实际情况和包善一、韩色旺二人的灰色态度，并恳求军部再援助大炮和军队防寒被服以便重整旗鼓，于是板垣又派另一名特务退伍大佐松井清助（曾侵入外蒙古，大库伦作过间谍活动），当内蒙古自治军顾问。松井给我们带来了大口径迫击炮二门和捷克制轻机关枪等武器，在松井死后又陆续派来了退伍少佐盘井文雄和小泽一六八少佐等当内蒙古自治军顾问，最后又派一个现役少佐本间诚，形成了一个顾问团，这样关东军都把内蒙古自治军完全掌握在它的手里了。

九、内蒙古自治军第一军驻在科左后旗，第二军驻在科左中旗，第三军驻在科左中旗舍伯吐一带，在这个期间，日寇山支队攻佔了通辽县城。当时莫力庙（通辽西60里）活佛阿旺图巴丹也收集了一百来名喇嘛和当地人保护莫力庙。正珠尔扎布到莫力庙，游说他参加蒙古独立活动，他表示赞成，但不想动窝，不肯丢掉莫力庙和自己庞大的财富，于是把他们称为救国大师，正珠尔扎布当他名义上的参谋长。以后驻开鲁县的东北军崔兴武旅所部李守信，胡宝山等进攻舍伯吐，夺去自治军的迫击炮，转而攻击莫力庙，抢的一光二净，救国大师也就此垮台，跑回通辽了。

十、甘珠尔扎布计划把三个军团团结起来北上会合郭道甫，但是包、韩与甘珠尔扎布意见相左，在这时松井顾问主张攻击开鲁县城，甘珠尔扎布不同意这个主张按兵不动，松井负气单独领一些第一军的向开鲁前进。中途在开鲁木井被民团打死。正珠尔扎布又到关东军部向板垣报告情况：板垣一听大怒，说：你们蒙古人把顾问都给打死了，你们还活着！我沉住气把内蒙古自治军的内部矛盾和松井顾问单独行动，要攻击开鲁的情况向他说明，又说我们要蒙古独立的意志是坚定的，我们计划先行北上到兴安岭。目前不必要攻开鲁，因为开鲁周围都是蒙古地方独立站不住将是不攻而破的。所以，我们不赞成松井顾问的办法，板垣也没说什么。

第二军里有一个青年团长名叫小喇嘛，为人很蛮横，抢杀成性，二军司令韩色旺也怕他，无法控制，萨嘎拉扎布等与关东军特务服部茂树阴谋之下把小喇嘛等四、五名骗说引见关东军司令官，行经四平为特务杀害。

内蒙古自治军内部矛盾在攻击通辽失败后更深刻化。第三军纪律较好，天红高山所部都能听约束，蒙旗师范出身的学生队怀着强烈的独立愿望，第一、第二军纪律紊乱行同土匪。在科左后旗和中旗，通辽县一带盘居着四、五个月以来，给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莫大的损失和无辜攻击二十八户，腰力毛特等杀害良民抢劫财物及粮食、牲畜等事屡见不鲜，独立活动一事不成反给蒙汉族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甘珠尔扎布兄弟俩无法收拾只有悄悄地抛了内蒙古自治军。

十一、正在这个时候博彦满都等同日寇特务菊竹稻穗（一名宝藏，当时郑家屯满铁公所所长日本东京外国语学校蒙古语科毕业），召开了蒙古王公会议，决定了东部内蒙古参加伪满洲国。

一九三二年伪满洲国成立，日寇把残余的内蒙古自治军改编为伪满洲国兴安军，把扎赉特旗王巴特玛拉布坦拉过来任命为少将司令官。

# 巴布扎布事略

## 正珠尔扎布

巴布扎布于一八七五年生在蒙古镇旗一个贫农家庭，他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其中一个出家当了喇嘛，一个妹妹，他本身有三男二女，我是第三子。

巴布扎布由蒙古镇旗迁居到苏鲁克旗（彰武县）乌和林果勒。以后又迁到大冷营子，在那里扎了根，成了富农。日俄战争后，成了官僚地主。

一九〇四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领土上交战（日俄战争）这时巴布扎布二十九岁，日本派遣一批军事间谍——松周胜彦、边见勇彦、大岛与吉等到苏鲁克旗一带招募“洋队”巴布扎布参加了，同时应募的还有张作霖、冯林阁等人。“洋队”的任务是扰乱俄军的后方，切断粮食和武器的运输线，截劫这些东西。巴布扎布又率群众参加了日本的永沼挺身队，爆破范家屯铁桥切断俄军退路。

这样有力的帮助了日本军，因而得到了枪弹粮食和金钱，发了一笔洋财，充实了武力，他在地面上出了名，部下也陆续增多。一九〇八年他被任为彰武县区官保护地面，打土匪有功，得过赵尔巽的奖状。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满清皇朝崩溃。当时外蒙古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独立称帝，这个消息传到了内蒙各地，从来迷信皇帝的巴布扎布是不欢迎辛亥革命的，东部内蒙古一带，蒙族人民受到剥削歧视，遭受压迫和欺侮。移往的汉人越来越多，苏鲁克旗也被编入彰武县管辖。耕地多了，半农半牧的蒙古人感到生活困难，逐渐往北向汉人稀少的地方移住，巴布扎布仇恨汉人，反对辛亥革命，外蒙独立，影响他的思想很深。

一九一三年一天午夜，巴布扎布领着三、四十名部下，带着妻子儿女逃出了大冷营子奔向大库伦，参加蒙古独立。我那时才7岁由家跑出来的情况迷迷糊糊地留在我脑子里，黑夜里突然全家坐了一辆七个马拉的大车，盖着被出了大门。屯子里狗声乱吠，前后都有骑马的人保护着。这夜雾下的很大，走出不远有人说后边有军队追来了，我觉得很害怕，不知走了多少路、多远，才到了金龙镇（以后经过地方我不清楚了）住了些日子再往西北通过奈曼旗、扎鲁特旗、阿尔科尔沁旗，东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浩各特旗等地，把家族留在浩齐特旗，巴布扎布率领部队前赴大库伦，一路上跟汉人军队打了好几次仗，最激烈的是优贵吉尔庙一仗。

由大冷营子出奔以后，所经过的路上，蒙古人听说巴布扎布上大库伦参加蒙古独立的消息，许多人踊跃追随，到达大库伦时拥有二千多人马。

巴布扎布见了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和其他赛得（大臣）受到他们的欢迎和款待，当时的大库伦政府（？）给了巴布扎布镇东将军，镇国公的爵衔。

在大库伦住了一年多以后，带着部队到哈拉河沿驻了约二年，整顿和训练部队。呼伦贝尓付都统凌升增给巴布扎布牛马羊群和帐篷粮食支援了他。

满清皇朝被推翻，清朝内务府大臣肃亲王（溥？）与日本人勾结，亡命到旅顺，日本浪人头子头山满，川岛浪速肃亲王升允等人，在日本东京组织了以满清复辟为目的的宗社党，他们阴谋用武力复辟。并在关东州豢养了一些军队，川岛浪速满清时在北京日本公使馆当翻译，后来又做过清朝的警察教官，他与肃亲王交往很深。肃亲王的亡命旅顺，也是川岛浪速为之策划的，后来肃亲王与川岛浪速结义为兄弟，川岛浪速没有儿女，肃亲王把自己的第十四女儿金壁辉给川岛浪速作为养女，改名为川岛芳子（川岛芳子后来嫁给我二哥甘珠尔扎布为妻）。

巴布扎布驻在哈拉哈河沿时，宗社党想把他拉入党内，利用他的兵力使清朝复辟。因此，川岛浪速派了几个日本浪人和他的义弟川岛浪平等到哈拉哈河游说，巴布扎布加深宗社党，巴布扎布答应参加，并派妻弟塔萨到日本去联络。宗社党向巴布扎布陆续派去日本浪人斋藤某入江种矩（退伍工兵大尉）本古辰二（日本陆大中途退学）松隈据告（退伍军曹）井上晴能，北条某等人，并秘密运给许多炸药子弹（藏在火柴箱里伪装商品）加强了巴布扎布的武装。

为了表示诚信在川岛浪速的斡旋下肃亲王第把七子宪奎（金壁东）送到哈拉哈河，巴布扎布把大儿子浓乃扎布二儿子甘珠尔扎布送到肃亲王家里，双方易子为质以坚信誓。

宗社党准备使巴布扎布率兵南下，攻打张作霖，先把满洲拿过来，然后进关复辟。

曾经有三四个德国人带着通事和向导骑着骆驼来见巴布扎布，听说他们的来意是游说我父亲出兵，攻击俄国的后方，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父亲答应了没有，我不知道，临走时，他们赠给了一箱德国匣子枪，他们走离不远，一部分士兵冲上去，把来人全部打死了，我到如今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巴布扎布把所部分成两个梯团，自己率领第一梯团，布恩巴扎布率领第二梯团，分路南下，准备攻打奉天城，军中高揭一丈多长的黄旗，旗模样仿，现在佛象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旗，人们称之为西喇奇力克（黄军）南下之中，沿途参军的蒙古人很多，兵力达到三千人，一路上跟奉军打了多次仗，攻破了瞻榆县，进攻突泉县。这时吴俊升驻守突泉，在这次战役中，吴肩上受了伤，经郑家屯北上，进入南满铁路线郭家店车站。张作霖各处调兵遣将，十多万奉军包围了郭家店，双方对持了一个多月，日本当局为了保护巴布扎布军队，借口满铁附属地带，不允许双方在这里交战，宗社党又给了巴布扎布四门青铜炮（日俄战争时日本用的旧式山炮，一打就后退三米远，再往上推到原地再发射，并派来一个退伍炮兵少尉西园元三朗，这时日本国内许多报章杂志，极力给巴布扎布宣扬，称之为成吉思汗再来，蒙古独立的英雄。

正在这个时候大总统袁世凯病故，日本大隈内阁改变了对华政策，不让宗社党活动了，宗社党只好叫巴布扎布撤回蒙古，巴布扎布无可奈何地准备退出郭家店，但是在奉军重围中，要是突围撤退的话，不一定付出多大牺牲，日本仍借口在南满铁路附属地不许交战，并由关东军公主岭的骑兵联队派出一个小队（排），打着日本国旗护送巴布扎布军队脱离奉军，巴布扎布率众准备再回大库伦，取道双辽县，东科中旗扎鲁特旗、阿克沁旗、巴林旗等地，途中也不断与奉军交火，到了林西县，一天清晨攻打林西县城，城里奉军驻有一个旅，激战之后，奉军开始由西门撤退，巴布扎布刚要由东门闯进的时候一颗流弹打中了左肩上就地阵亡，事后有人说是一个随从打的，真假到如今也不清楚。

巴布扎布阵亡，全军失去了主宰，林西也不打了，一霎时各自四散，有的投降了张海



鹏、吴俊升，有的拉出当土匪，色布正格率领二百多人回到哈拉哈河，北上攻海拉尔，盘踞两个来月，烧杀南屯、抢劫财富，呼伦贝尔付都统凌升到赤塔求借俄国兵把这些残兵，打出去了。

# 诺门汗战争的回忆

金永福

## 一、笔者的自我简介

我出生在黑龙江省甘南县蒙古大屯，达斡尔族，名叫金永福。蒙古大屯原称美斯勒，那时属于西布特哈管辖。我父亲47岁那年生我，我是独生子，无兄弟姊妹。我们三口人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我从九岁给人放牛，到十七岁。以后自己有了牲畜，在家耕种，生活有所改善，过着中农生活。

由于家境贫寒，小时未能远去他乡，攻读汉文，而是在家里跟年长者自学满洲文。虽愿从军，爱读兵书，但未能深学，故所知无几。只是依随别人，不能有所作为。

现在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县在旧中国是西布特哈地区，后改布西县。西布特哈设有总管衙门，第三任总管是金纯德，汉族，精通兵法，在清代曾任统领。我当时很崇拜他，敬仰他，一心想在他手下效劳。

24岁时，我入本屯保安队。26岁就被提升为这个总管手下的独立游击队队长。后该队改为黑龙江省督军署营务处直辖的山林游击队，我继任其队长，并兼鄂伦春地区的宣抚员，以这伪满建国。

伪满伊始，被任命为“兴安东省莫力达瓦旗独立连”连长，是上尉衔一年后，到博克图任代理团长，衔级照旧。我为个人享受、升官升级，千方百计地叫日本主子看中我，为他们出力卖命，取得了信任，后来升为上校团长。

这样，从旧中国直到伪满垮台，在二十五、六年之间，我未曾离过军队。

1945年秋，当我们正在海拉尔东南125公里红花尔基地区及兴安岭一带演习之际，解放的炮声响了，于8月16日我们的这一团人马——50团就在大兴安岭东麓被苏军缴械了。50团是拥有四百余名全武装的骑兵团，而被四个苏军缴了械，过一天以后由苏军大队另派人员把我们押送到王爷庙（伪满后期改称兴安，即今之乌兰浩特）俘虏营。

从此，我们在俘虏营里渡过了半年之久。该俘虏营关有日、蒙、鲜、汉三千多名“官兵”，我是他们的头头儿。

被俘三个月后，由“蒙古军”，中挑选出身壮能干的一百人，要去打光复军，我让王海山去带领这百名人员但他百辞不应，提议叫另找能者去带领，而本人则希望来日回家。结果在我一再劝说之下，王海山（现在呼盟军分区）同意带百人上阵。

他们打光复军节节胜利，从而俘虏营的苏军看守员对我们看管的松了起来。

在俘虏营里，身心受到折磨，闷闷不乐，百饭不振，于是旧病复发，体格越来越弱，我便决心在后半生再也不当军人，再也不拿枪了。

半年过去了，把我们由王爷庙押到齐齐哈尔释放了。这时有人对我说，让我去参加八路军，但我以“告老还家”为借口，坚决地拒绝了。

从齐齐哈尔回到海拉尔来，在党的宽大政策的教育下，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我由一个

反动的伪军官、反人民的罪人变成了今天的普通劳动者还当上了盟市政协委员，在幸福的新社会里活到七十有二了。回忆往昔，如果说我祖父及父亲、叔叔辈都过穷困生活，那么眼下我们则过着丰衣足食的美满生活，子孙盈堂，全家人口已达卅口，其中，子女入党的数人，孙子也有上了大学的。新旧对比之下感激落泪，夺眶而出，由衷地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我在今后，要更加倍努力学习，加强改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增添一砖一瓦。以报答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和教育。为此，将我生前效忠日伪、背叛祖国之罪恶活动，就我之记忆，不惜浪费笔墨，叙述出来，聊当自责。

## 二、日寇发动诺门汗战争

日本和俄国世世代代为仇，日俄战争时，日本以十万大军，赢得了胜利。而俄国防卫司令投降以来，日本称霸于东方，举世无敌。

日本帝国主义自从占领我国东北建立了伪满帝国以来，严密封锁边界不让苏蒙军寸步越境。他们虎视眈眈很早就想把蒙古人民共和国划到自己方面来，进而侵入苏联。自不量力的侵略者，看不到苏军强大的力量，遂于1939年发动了诺门汗战争，结果遭到了严重挫败。

他们在民族关系上，极力进行挑拨离间，造成蒙汉及其他民族的隔阂对立、敌视、仇恨，他们残酷剥削，为所欲为，蛮横无理，不得人心，已达极点。

不但如此，日本帝国主义者妄想吞并南洋群岛和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最后陷于不可收拾之境，当时流传这么一句话，道破了它的下场：“要占中国，如吞定时炸弹。”

诺门汗位于喀尔喀河东北，有沙丘、有松林和柳树，地势坎坷起伏，适于用兵作战。过诺门汗即属蒙古边境。诺门汗战争爆发前夕，双方边哨不断冲突，伪满国境部队郭文通带领的六团首先向对方进攻，日伪逐次增兵，以致形成了严重战局，日甚一日。很显然，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侵入，并非被动反击。

诺门汗事件发生后，由‘北满各军区’抽调蒙汉兵力五千余人，新成立了作战精锐部队——‘兴安师’，师长为日本人，叫野村，参谋长也是日本人，师下面设有六个团，我任其中的教导团上校团长。

兹回忆本人目见的真情实况，写在下面。但由于水平所限，难以有系统地全面地汇总起来，对于遗漏、缺点和错误，希予以指正。

## 三、伪兴安军参加战斗的经过

1939年6月24日

我与儿女、妻子告别，远离家园。兴安军官学校骑兵教导团整顿队伍，要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站上火车，到站的时候，甘珠尔扎布少将和泉顾问（日本人）已在站内等候送行。我在站台，在少将、顾问面前向全团官兵发表了一则简短的讲话：“本教导团奉命开往边境作战，官兵一德一心，必以无限的忠诚为国献身，大败敌人，早日凯旋”。

于是乘有棚货车开赴阿尔山，当日下午九时抵达该地宿营。

6月25日—26日

25日晨，我团全副武装骑着马耀武扬威地由阿尔山罕达街进发。去罕达街的不仅是我们一个团，还有其它数团和日本军，团与团争先行军，日军为一坦克师。车马奔腾，威风凛凛坦克声声，即使并肩而行也难已听清身旁的话语。

几天来，连日阴雨，道路泥泞，衣被淋湿，又睡在湿漉漉野地上，士兵实在受苦。

我们正在前进，忽然高空敌机来袭，炸毁了辎重车辆，有些车陷在泥里出不来，路上困难重重。

6月27日

晚四时许，我团到达罕达街，该地一片松林，连绵约数十里，真是望不尽的树海。树下各种各色的野草鲜花，好象人工织成的锦绣地毯一样，既软又滑。魁梧的树干，伞状的枝叶可以为我们挡风遮雨。我们到此大有身处神仙境界之感。树根附近，又有天然的氍毹。丘陵起伏，彼此不能相望。我同团付、副官，各连长等视察了各连露营状况，指示了注意事项。如：除去传令兵和勤务兵以外不准乱走，不许喧哗、休息时枪不离手，夜间不准点灯，时时作好战斗准备等等。当时我看到官兵们都忘了连日行军的困苦，高高兴兴地有的拾柴点火，有的准备做饭，有的烤衣服，有的擦枪磨刀。我们巡视一周，回到团部宿营地休息。翌晨醒来，只见云雾弥漫，炊烟四起，忘记了大敌当前，身在战场，悠悠自得。由于连日阴雨，气温降低，颇似深秋。

后来兴安师官兵开始潜逃。其根本原因，依我现在的认识来说，是由于侵略者不得人心。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诺门汗战役是非正义的。但还有以下几点因素：兴安师是由各方面抽调而临时编成的，官兵之间相互多不认识，互不托底，没有感情；其次，马为骑兵之活武器。未经训练的生马，如何能用于战场。兵于马之间也是不托底，无感情。再有，我们使用的枪械多为日本军用过的，陈旧而不中用的东西，因此瞄不准，打不远。加之，苏蒙军的强大火力也在日益动摇着兵心。士兵们心灰意冷。同时，我军中的日本人多系步兵科退役军人出身，不善使用骑兵。在战斗中，不能充分发挥骑兵的特长与机动力，不使用预备队。战时把全部兵力一举投入第一线。官兵们提心吊胆，唯恐一旦失利，无由逃命，由此种种，加速了士兵潜逃的决心。

9月30日

连绵数日的雨停了下来，露出了蓝天。这时，师部发出命令，为配合日军作战，全军将进攻霍勒斯泰河两岸的敌军阵地。进攻的目标是霍勒斯泰河北岸的三角高地。行军的顺序为：最前面是兴安军官学校骑兵教导团，其次是兴安骑兵五团为左翼纵队，兴安骑兵十二团为右翼纵队；接着就是骑兵连、司令部、炮兵团、迫击炮团速射炮连、骑兵四团，依次前进。

在这行列的前方派出军官斥候（亦称侦候）一组，在它的东西方派出警戒兵各一排。按这顺序，在罕达街松林右侧全军集合。午夜出发了。出发前，本团团副日本人津田中校，集合各连，抽出二十多名积极分子，编成了视死如归的勇敢无畏的自愿决死队。他们各持爆破地雷，在阴沉沉的漆黑之夜，在团的队伍中跟战友们一同行进，如发觉敌情，便当先跑出队伍拼命。

紧张地行军一夜，到了拂晓，出现在面前的是广阔的不毛之地。全军停下来歇憩，我席地而坐，仰面看看太空，或望望右左远处，老雕在空中飞翔，时上时下，好似见到了坐在地面上的手拿武器的屠杀者而展翅飞离，咳！禽兽如此，何况人乎？这里，虽说是不毛之地，但也稀稀疏疏地有红花、放着绿叶，我身临其境，接触大自然之美，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一时觉得神往心怡。但又想起了这次战役，何日终了，生灵遭受如此涂炭心灵深处，百感交加，不禁叹道：“人生究竟为了什么？”

7月1日——3日

今天全军来到汗山、汗山，又名达尔汗山。据传说，在宋代，成吉思汗曾在此打间。这是否属实，不得而知。各团到山北，当即分散驻扎，遂出人到山南挑水和饮马，不料突遭袭击，后在我方炮火掩护下，他们才得以完成任务回来。

翌晨，由师部集合参谋、团长、团副等，命令仍向三角高地前进，遇敌则打，边打边行。出发前又编制了右左翼纵队。左翼包括兴安骑兵十二团、四团、迫击炮团，右翼包括兴安骑兵五团、骑兵连、司令部、炮兵团、兴安军官学校教导团。这二翼的总指挥是十二团的田中上校。在右左翼前方有斥候兵各一排，左翼斥候兵由胡和巴图尔少校率领，右翼斥候兵由阿勇巴图中校率领。斥候排于上午五时出发，其它人马在一个钟头以后出发，师长走在最前面。

午间，天气骤然变化，北方天空浮起了乌云。刹那间遮盖苍穹，雷声隆隆下起了阵雨，霹雳一声巨响，劈死了一名少尉和二名士兵，二匹骏马。雨过天晴，我们继续前进于起伏不平的沙丘和草原中，那里丛生着柳树。此时，敌人的炮声越来越近。于是又编制了这样一个纵队，即：十二团领头接着就是四团、五团、师司令部、骑兵连、迫击炮团、炮兵团等。兴安教导团则做为预备兵团走在纵队的最后，在黑夜里，各团之间有联络兵联系，但我们的教导团在后面走来走去却见不到联络兵了。于是迷失了方向，不得不停在一个地方等候天亮。这时下起了雨，拂晓下了浓雾。十米以外什么也看不清。少顷，旭日东升，浓雾已散，在西南方炮声震天响我们知道走在前面的战友和“敌人”已进入作战状态。

七月三日，呼和巴图尔少校和一日本军官来到我团驻扎地，传达了司令部的命令，将我们预备兵团——教导团的一半人马要调到纵队的前头，叫他们由马背下来，乘卡车奔向前沿阵地。听到这个命令的第十二连连长（日本人）不高兴地问我：“为啥调向前沿阵地？”我答道：“不详细，只是遵命而已。”又说：“你要想弄清楚，就去问津田中校好了。”那连长还问我一句：“如果是团长用这批人马的话，该怎么用？”我郑重地说：“骑兵不应该离开他们的马，骑兵离开了马就好象鱼儿离开了水，因此，我心里是不同意我们的半团人离马乘车而去。在起伏不平的阵地上没有马的士兵是打不好仗的。”这段话，是由副官达斡尔人鄂庆翻译的。

我们的半团人已经乘卡车上阵了，其余的人们骑着马在纵队的后面走。这一天，天气炎热，口渴舌干，说起话来都吐不出沫儿，加以强行赶路，汗流浹背，一个个疲倦得很。我们过了平原，快马加鞭，到了一个丘陵，丘陵之南被敌人控制。炮弹如雨似雹不断袭来。我团官兵（包括我在内）冒着弹雨，冲向敌阵。这时我团中尉多文秀负了伤，但他不听我的劝阻，坚决要求不下火线。他说：“这些士兵牺牲的牺牲，负伤的负伤，目睹他们，我怎能忍心离开火线呢！”我听完这话十分钦佩，不得不批准他的要求，但对其伤口仍放心不下。

多文秀是达斡尔族人，长得身高体壮，长瓜脸，眉秀目明，是个很俊的青年，是个好样的。当时我感到在战斗中遇到这样的人是不易的。现在我想，如果这种人有了觉悟而为人民服务的话，那该多么受人欢迎，多么可取呀！

师司令部又下达命令，叫我们教导团由师的后面迂回过去，而向师部西南方的敌战略高地进行黎明攻击，以保工师的所在地。当即对各连增发了机关枪和速射炮，我们接受了命令和武器，饿着肚子在漆黑的夜晚前进。

7月4日

黎明时分，攻克敌人，占领了这一战略高地。

这次进攻，我团排长王丹负伤，便把他送回后方医治。士兵中被打死二名，负伤数名。王丹是蒙族人，身体健壮，容貌端正，意志坚强，真诚和霭，敬爱母亲，是一个好青年。

上午九时许，我团用二尊山炮由高地射向西南方的敌人，但炮弹半路自焚，射不到目标。可见鬼子的破旧不堪的炮，把我们弄得哭笑不得，有的士兵骂道：“他妈的，要这干啥？丢了它吧！”津田命令把这二尊炮藏在高地后面，以备由背后出现坦克时，在短射程内使用。因为它们射不到远处，可是还能射到近处。轰隆隆、轰隆隆地响个不停，苏联的榴弹炮从远处排山倒海地射来了。山炮连长（日本人的二个右手指被打断，十数匹马死掉，士兵们牵着马躲在战壕里，没吃没喝的。有的躺在战壕中沉睡，叫醒则起来就跑，如痴似狂；有的耳朵震聋了，还有的象傻子一般呆呆地坐在那里；军官也提心碎胆，狼狈不堪。

苏军的炮声渐渐地小了，炮弹也少了，我们出了战壕，好容易过了这一天，松了一口气。

在这猛烈的炮火轰击下，缺乏战斗经验的新兵，不知不觉地由战壕探头露面，因此伤亡很多。

我为了保全性命，死死地躲在壕中，一出不出，一切指挥全由津田中校来做。

7月5日

清晨，炮声不太响了，但是团里的士兵仍有潜逃的。苏蒙军的人数在增加，可能派来了援军。突然在空中出现了苏联的百余架战斗机，日本的飞机也来到了。它们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苏机左退右攻，升降翻转，灵活已极，犹如海东青之搜捕地面上小动物，唳的一声疾降而来，机关枪在猛烈射击，燃烧弹在燃烧，真是打得落花流水，吓得日伪军丢魂落魄，入地无门。

过半小时，空战停了，苏机飞向何方，不去管它。

这次以空战为主，地面部队没有交战。

正午，天气酷热，我们在树荫下乘凉。此刻，又响起了炮声，但十数发以后却不响了。过了一会，敌人的步兵一个个排成纵队攻上前来，用机枪战斗几小时后撤退。晚间检查队伍二连的庆巴图中尉和山炮连的喇嘛扎布中尉负伤，士兵伤亡甚多。庆巴图与喇嘛扎布二中尉均回王爷庙治疗。

庆巴图宽额锐目，勤勉好学，精通蒙、汉、日各文，是一个得力的军官。喇嘛扎布长得一脸麻子，寡言性直，在当时也是个很不错的有为青年。

苏蒙军由飞机散发了蒙文宣传单内容大意是：你们不要当日本法西斯的炮灰，蒙古人不能杀蒙古人，赶快杀掉日本军官，前来投降吧！保证送你们平安回乡，切勿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别上它的当，再别参加战斗了……。鬼子当然严禁官兵看这传单，而我呢，是由一名士兵的手里看到的。夜间，运输队送来了半生不熟的裹着沙子的小米饭和高粱米饭。炊事人员距我们十五、六公里远，白天因敌人袭击，不能送饭来。由于敌人的封锁，从后方供应粮秣日有困难，士兵们听到这个消息，愈益变心，每夜潜逃的三三五五有增无减。

7月6日

今天由师部来令，叫我们从高地撤出而转移到东边，以援助四团作战，我们去到那里，战斗不到一小时，我团一连连长扎木彦扎布少校被机关枪击断三根肋条，心肺都露了出来。伤很严重。我耽心他要死。但经治疗，数月内便封口，能够上班了。该连一排排长诺尔布仁

钦少尉也负重伤。医治无效，在当夜死去，使我悲痛不已。

于是我没让士兵给我挖‘躲身坑’乃决心亲自上阵，杀敌复仇。可是津田中校不同意，他说：“您不能亲手放枪，而是要集中精力，进一步有效地指挥放枪的人，决不可跑上前去”。我一时的激愤消失了，遂找一个洼地挡身而坐。此时，机枪声哒哒不停，好象下雨地不断打来。

我方开始反击了，机关枪、掷弹筒……其声响彻原野、高地或丘阜，士兵们坚守阵地，死不屈，一步未退但也寸步难进。多数士兵愤恨地一直打到傍晚，见此情况，我对津田中校说：看吧！士气又上来了，绝大多数士兵正在火头上。我带领一排冲入敌阵中部，别的连排仍由原地照旧猛射，以援助我们，你看怎样？他表示不赞同。我又提议：后退数公里占据有利地势，重整队伍再向前猛攻。这个，他还不赞许，便说：“司令部的一步不可后退的命令，焉能违背。”往下我不开口了，心想，你要坚持下去，那么我也能熬过来，用兵，难道不考虑地利吗？这绝不等于退却。

须臾，津田中校回过头来若有所思地对我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士兵的觉悟实在高，听说，他们受伤被俘的时候，割自己的脖子而死，这真不简单啊！不是一年半载的训练、教育所能办到的。”

正在这时，枪炮声愈密，战斗更加剧烈，由于新的任务，我们的话被中断了。

7月7日

东方刚出现鱼肚白，部队全体士兵还在战壕里打盹、未醒。团指挥部忽然接到兴安师司令部的“关于教导团立即撤回五公里，占领战略高地牵制“敌人”。同时待机反击敌人，决勿后退的紧急命令。

传达命令的情报参谋，掘内章少校（日本人）惊慌失措的对我团、团副津田中校（日本人）轻声耳语说：“现在兴安师直辖的五团、四团、十二团、迫击炮团等部队，业已战败溃溃，不知下落。”敌人把咱们已经三面铁桶般包围起来了。请您赶快撤离此地，否则有全团被歼灭的危险！目前师司令部已开始撤退。虽然两人耳语声小难以听清，但我团副官（兼翻译）鄂庆顺中尉借请示重要军事情况为由，而接近他们，听到了这些全师要溃退的消息。鄂立即跑到我的面前报告说：“兴安师所属各团战败崩溃，同时和师司令部已失去联系。目前除我团（教导团）没有作战能力的兵力了。请团长当机立断不可犹豫”。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大惊失措，真有一筹莫展之势。

久经考虑和研究，决定按照师部的命令，作为我团行动指南。因撤退也是死路一条，倒不如顽强的战斗到底，于是不顾团副、津田中校的态度如何，我亲自进行战斗布署。首先派遣机枪一个排埋伏在险要地点，掩护部队转移，另一方面鄂庆顺中尉调回在右线和敌人作战的第二连。鄂联络后，归队途中不幸被敌人的流弹击中，腿部负伤，几乎摔下马来，面色苍白，飞奔而至。视此，我立即跳下马来，拿出事先预备好的药，布等给他上药包扎。事后，我命令他到后方医疗养伤，伤愈不必再来。那时我的想法是：设法使士兵脱离战场，让他们重见天日，和双亲妻子团圆，避免无辜给日本人当炮灰。因此嘱咐他伤愈后不必再来。但鄂庆顺负伤回后方对我来说是有困难的，因那时我已四十五岁，难以学习日语，故叫鄂当翻译。今其归，无疑给我添了麻烦。

我团迅速找到战略高地，占领战略掩体坑，做好战斗准备。

津田中校选好作战阵地，把两门山炮、三台速射炮、四挺重机枪，都很周密的安排妥

当。但山炮连连长（日本人），因战败负伤，回后方。数日来，“敌人”攻势勇猛，战斗激烈，在日夜激战中，全团官兵皆奋勇作战死伤颇多。故山炮连连长之缺，由上士班长代任。领导全连作战。（掌握用八只骆驼驮运的两门山炮）。

我团所占的阵地，地势险要，山谷崎岖，树木丛生，深沟高垒，便于隐蔽，即使有装备精良的坦克，也难以随意冲撞。况且有能埋伏五百人的险要地带。由于留守后围一排士兵〔在高桥（日本人）中尉率领下〕的战斗失利死伤颇众，几乎全排被歼，唯高桥排长逃脱其难。从此我团士兵情绪低落开始溃散，逃散的士兵满山遍野。正在这时，突然从左侧出现了几群敌人的步兵，约以七百多人。同时用远程射力的步枪和机关枪向我阵地猛攻，子弹如雨，从头上和耳根边擦过。几处敌人以排山倒海之势压来。同时从南面来了“敌人”的大队骑兵，约三百人向我团正面压来。激烈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在这紧要关头，两门速射炮又被打坏，不能射击，山炮弹尽。上士班长急得高声对我说：“团长！山炮弹尽！敌人若攻上来，怎么办？”当时我很怕此话被比较接近的敌人听去，故意高声的回答说：“炮弹在我这里，快拿去射击敌人。”这时战斗更加激烈血肉横飞，驮山炮的四只骆驼被打伤其鸣叫如人，使人非常怜悯悲痛。牵管骆驼的上兵皆被炮弹炸死，从而骆驼尽情奔跑，有的竟跑到“敌人”队伍里去了。——战后把此地命名为骆驼山

忽又由正南方向约有三百人的“敌人”马队冲到，来势非常猛烈。原十二团战败溃散后，其十只机枪及其领导的排长中尉，单福祥调到我团。单见情况不好，很快将机枪驮于马上，准备退却。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我严令单福祥用机枪射击，当时单中尉不得不瞄准猛攻我团的“敌人”骑兵团进行射击。迫使敌人滚下马来。这时双方的战斗距离仅有三、四百米之远。正在双方争夺战略阵地，弹如雨下的时机，津田中校对我指手划脚的叫我不迅速隐蔽到战壕内。但在这样激烈的战斗中五十多名士兵均不怕牺牲，勇敢和“敌人”战斗，当指挥的何忍离开阵地，贪生怕死的隐蔽起来呢？于是，我继续指挥战斗。“敌人”兵力越攻越近，越来越多，烟尘盖天，天地昏暗，实为可怕的战斗一日。这时津田和他的勤务员来到我面前，哭泣着对我说：“团长！现在我们怎么办？是否撤退为妙？”我非常生气，驳斥他俩说：“只要我在，战斗就能胜利，阵地就能守住，何惧之有？”说话间，忽从左侧山岭中出现八个战车，后有无数步兵排山倒海似的向我阵地急攻。

当时我团兵力单薄，武器有限，看情况是难以抵敌，我唯有动员全体官兵下决心死守阵地。我说：“战也是死，退也是死，就不如我们战斗到底”。于是全体官兵下决心宣誓，要决一死战！这时，硝烟遮蔽天日，目不能视几十米之外。炮声、枪声震得地动山摇。战车、装甲车横冲直撞，犹如疯狂的野兽，使人胆战心惊。我愤慨地命令士兵们说：“猛攻战车，打倒这几个野兽才能胜利。”士兵们飞快的拿起爆破药包，以惊人的速度和动作跑到战车前，把炸药包塞入战车底下，在炸药包的爆炸声中，战车完蛋了，战车上的敌人也举手投降了。这样连炸敌人三台战车。其余的战车不敢向前，纷纷溃退，逃之夭夭了。从此，再没有出现过战车的攻击。这时虽说炮还在吼，枪还在怒。但敌人的进攻稍有松懈，趁这机会，我们到战斗工事里视察战斗情况和慰问受伤的官兵，死伤颇重。其中伤员喇嘛松中尉难以行动。但我到其旁时，喇中尉坚持坐起来和我对话，当时我安慰他说：“你是父母唯一的儿子，回到后方安心养伤，治愈后也不要再来了。”但他仍然坚持要求继续上阵作战。

全团官兵畅谈战胜“敌人”的作战经过，此次战斗“敌”我兵力悬殊，敌众我寡，苏蒙的骑兵三百多名，战车八台，步兵七百多名，其兵力较我教导团多十倍。因我团败散的占半



数。侍候伤员和看管战马的士兵有五十名左右。而作战人员仅有五十名而已，若看兵的多寡，就绝无战胜的可能，大有战败身亡的危险。甚至有全团被歼的危险。但我们全体英勇奋战的结果，以弱制强，以寡敌众，反败为胜，而且死伤率也很少，大振士气，增强了防守阵地的决心。

午后四时，机枪仍然连续响着，西北方忽然炮声隆隆，弹尘横飞，山谷中出现一队炮兵，我急忙用望远镜看，看出似乎是日本炮兵、原来是团副津田中校特遣其副官和日本炮兵部队取得联系，请来的救援。不久，即响起加浓炮炮轰“敌人”隐蔽所的爆炸声，“敌人”的机枪也不响了。到这时我才觉得心情舒畅一些。

晚六时许，尘土四起，有大队人马行动奔驰的现象。我见到这种情况料是敌人有可能调动，或者撤退，应趁此良机进行袭击，必获全胜。我没和战壕里隐蔽的津田中校商讨，便采取行动。因为在这次战斗中损失很多人马，心里激愤的很，我提枪上马，动员士兵：“敢追袭敌人的，跟我来”。话音毕，有十二个战士骑马跟踪而来，我十三骑正往“敌人”方向追击，恰逢我兴安师部派来的应援部队百余人迎面而来，先头领队的是我老战友鄂文良少校（鄂是勇敢机智的壮年军官）见面后，我要求鄂文良和我一同追袭敌人，同立战功。当时他征得田中修一准许后，率所属三十多名士兵接踵而至。我们出其不意，突然袭击敌人的右面战略高地，战斗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们击溃了敌人的一部分，打死打伤的很多。我方只伤一兵。正当酣战之际，天色已黑，我团副官找到我建议说，现在天已昏黑，作战不易，而且孤军深入，于军不利，不如暂时撤退，视察战场士兵为妙。于是我们开始清除战场，将伤员护送后方医疗。把死尸送回后方妥善安排。

午夜时，接到兴安师部的命令立即执行，调转到应援部队去。连续五昼夜的作战（因运粮部队被“敌人”机枪阻击，断绝交通，已至粮尽水竭的严重程度）士兵饥渴困乏已极，多为睡倒后摇而不醒、沉睡如醉的状态。

在整个诺门汗战役中，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忘我奋战的时候，过去曾有过日夜作战的时候，那大多是在深沟高垒，战壕里隐蔽着的。但日本人的精神是：宁可战死，不可撤退半步的诺言。我蒙兵也未尝退却过。

战后我团移住郑家屯。在这里由兴安师部召开团长会议。着重总结诺门汗战役的战斗经过和经验教训。

追查战役溃逃的原因（以下各种具体条件）1、在剧烈的战斗中连续几天吃不着饭，喝不着水。2、军马因平日训练不足，在战斗中乱蹦胡撞，很难控制。3、官兵互不相识，难以了解情况。4、将骑兵当步兵对“敌”作战，故而施展不开平日训练战术的能动性。5、家多接近，到家后能够隐避瞒过去，故潜逃多。

会议进行当中，一名少校副官把我领到礼堂。我进去后，见到一少将立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起一张纸，不知何故，只施军礼相见而已，我正在低头听令时，少将老爷开口下令说：“金永福团长在诺门汗战役中，因为领导不好，军纪不强，使之战败，溃散一半。从而给予扣月俸三分之一的处分。但其个人作战勇敢，能杀退猛攻的“敌人”，守住阵地，有功可赏，故赏给“三等武功章”。（这次普通兵、班长、军官得到武功章的也很多）。

7月7日

晚间我团战斗胜利结束后，由于伤亡较重，奉命撤到补给所整顿队伍。行军中由高桥（日本人）中尉排长一个排持轻机枪数支为后卫。因恐蒙军骑兵追袭，士兵们鉴于继后有